

老城

□章威海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南通人。二舅很早期到南通工作，在城里安了家，十几岁时我来南通玩的次数就多了。从白蒲坐轮船到南通，一条通畅运河连接起了乡镇城市。

船行至唐闸就知道快到南通了，心有些骚动。下船后，穿过一条长长的巷子（后来知道这条巷子叫寺街），就到了人民路，城市的气息扑面而来，左转弯往东，经过十字街，向南进入东西走向的仓巷。二舅家就在仓巷九号里的一个大院里。里面住着十多户人家，二舅家在最深处的屋子里，这屋子共三间，原是一户人家，一间堂屋两边厢房，二舅家是右边的厢房，另外是其他两户，厢房径深，前后竖起一道木板，后面是舅舅与舅母的卧室，前面就是他们三个子女的场所。外面搭了一间小厨房。这里就是他们一家五口的生活营盘。

在舅舅家玩几天，看看电影，逛逛店，转转街巷，感受南通城里的氛围，再坐船回家。记得有一年春节后，与表兄徒步去了狼山，下午又走了回来。表兄出生在南通，说一口标准的南通话。

许多年后，我来南通工作了。地点在唐闸，这样逢到节假日，我就来到厂门口的三牌楼站点，登上长长的1路公交车，数着站点，直至钟楼终点站下车。我去得最多的是百货大楼，在二楼文具柜里，一支钢笔吸引了我，那是永生牌的，标价12元6角，20世纪80年代这支笔算是很昂贵了。每次，我总来它跟前看一看，每次来，它仍摆在柜台里。有一天我终于准备好钱，来到柜台前，让售货员取出那支钢笔，售货员说这笔头是金的，所以这钢笔物有所值。我没有犹豫，付钱买回了。这笔我用了许多年，后来笔杆坏了，漏墨水，便将笔头换到其他笔上，又用了几年。有了电脑打字后，这笔就不知去哪里了。

记得长桥北的四宜店，节假日顾客很多，往往要排队才能吃到里面的各式点心。鸡肉馄饨，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吃到的。长桥往南是一人巷，走在里面，老街的气息很浓郁。楼上的两户人家打开窗子就能聊聊天。如果这条小巷能保留到现在，肯定是一道景观。

在仓巷里绕上几圈，踏在石头铺成的路上，古朴敦实，仓巷的尽头，向右转弯，便是丁古角，两旁的青砖黛瓦建筑，深深烙着岁月的印记。有的人家大门开着，望进去，在庭院深处，偶见几个孩童在追逐嬉戏，抑或是一

位梳着长长辫子的女孩在海棠树下凝神着什么……

南大街上的长桥商场是三层楼房，木结构，铺的是地板，走在上面有岁月的沧桑感，还有人民西路的人民商店，加上百货大楼是当时南通城最有名的购物场所，后来的店就慢慢多起来了。

城隍庙原址在钟楼东南约百米处，据说以前庙正中是城隍老爷，两侧厢房是阎王殿，全是各种鬼神塑像，“文革”时全毁了。我走进去时，里面一块块划分租给人家卖各种各样的商品。高大建筑保留着原始气质，后来搬迁到濠北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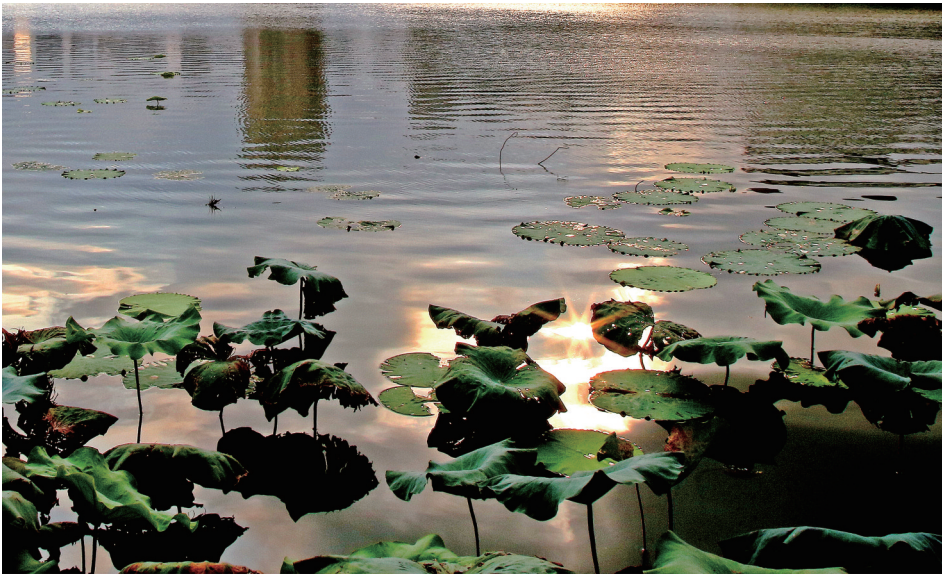
其实南通城很小，方圆六桥之里，即长桥、和平桥、友谊桥、北濠桥、文化宫桥和公园桥，只有1.1平方公里，圈起了这一中心区域。曾经，南通城里大大小小的桥梁连接起了河畔的弄堂、街道，以及粉墙之内、黛瓦之下的亭台院落，它们繁荣了经济，也增厚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进入新世纪，老城改造步伐加速，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条条大路赶走了过去的建筑，老城的面貌变了。过去的长桥百货商店、南通市食品商店、南通商场、人民商场、华联商厦等，这些店都已不在，但问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还能回忆起那时候的繁华。随着新的购物场所纷纷诞生，如新华联、大世界、中南等，商业格局也发生了变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竞争的加剧滚滚而来。

二舅家所处的仓巷也在版图上消失得干干净净。由于二舅母去世，他们的家庭也有了变化，三个子女各立门户，二舅续了弦。一生讲究衣食的他，晚年在养老院度完了余生。

有时在城里逛完，到表兄的单位邮政局坐一坐聊一会儿。有时正逢中午，便到马房角吃碗面条或馄饨，再加个点心什么的，填饱肚子，走到钟楼1路公交车起始点等车，回到唐闸我上班的工厂。现在想起马房角那个位置，记忆已开始模糊。那时我不知在那条路上走过多少回，几棵粗壮的法国梧桐树，黄了绿了，迎来送往，一季又一季。

记得那时上映电影《少林寺》，我是白天在长桥下的星星电影院看的，这是20世纪80年代一流的电影，吸引了很多观众。连城外几十里的人也携家带口赶来看了，通往电影院的路上一时熙熙攘攘。如今这样的场景再也不见了。

时光悠悠，老城的韵味已湮没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中，流淌千年的濠河水仍潮起潮落，守护着这片灵秀的土地。有时，我梦见过去漫步城中的身影，梦见那曾见过的一景一物，梦见光阴里发生的一幕幕。



自然和谐之光

□周敏

作为大学校友，我和南方寺一起在校园文学阵地上激情澎湃过。他诗情飞扬，举手投足都是诗。我们之间，那种因文学而生的情谊朴素而明亮，一直延续至今并将照亮未来。因此解读南方寺的诗歌，还是有些优势的。

诗歌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本身是自带光环的。遗憾的是太多诗人过于沉迷技术，太多技术性粉饰让诗歌的生命力变得颤颤巍巍不堪一击。因此不管有多少种写法，也不论在创作中运用了何种技艺，诗人必须面对一个现实——诗歌最大的魅力或者说生命力是源于自然的，诗人要做的是倾听、融入，然后是“呐喊”。自然之声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振聋发聩，那是生命的原声独有的力量。显然，南方寺做到了，比如他的这首《生命的光芒》——

诗(三首)

□徐丽丽

书店

此时的书店  
安静得像一张白纸

曾拥挤的人群  
早已散去  
如河里的鱼儿  
有纵横交错的去路

每一本书  
有自己的温度  
或冷或暖  
或热烈如火  
平静如水

书堆砌成山  
让我低头，平视，仰望  
在心里  
抚摸和流连

从中抽出一本

母亲啊，  
当我离开你，  
我是扬帆远航，  
还是排队等待死亡？

从溪流到长江，  
从百川到海洋，  
生命的航道越走越长，  
哪里才是既定的方向？

我追随族人的足迹，  
绕着地球虔诚地流浪，  
逐水而居的日子啊，  
不屈的意志闪闪发光！

那奔腾不息的水的波浪，  
让整个世界一起摇晃。  
我注定要离开这条船，  
到彼岸上寻找黄金和干粮。

当太阳照亮清晨，  
照亮村庄的眼睛和水的粼光，  
是谁在声嘶力竭地呼喊——  
那是一切生命的光芒！  
如果说每个个体的生命都  
只是一个片段的话，那么它的

仿佛摘下了一片花瓣

今晚，我只想做一个搬运工  
来回馈某些存在的意义

影子

阳光  
将阴天没收的影子  
一一呈现

地面 湖面 墙壁  
是一面面镜  
平铺直叙  
影子的世界

一棵树  
是它影子的影子  
夜晚 将它们重叠

影子的表情里  
有风的重量

起点无疑是母亲，而终点则是死亡。对于人类而言，上述事实既是一种宿命，也是生命绽放光芒的前提。而能不能最终绽放出光芒，从另一重意义上超越宿命、达至永生，取决于个体的选择。从这点看，这首诗有一些“存在主义”的味道。但与“存在主义”的不同之处、同时也是这首诗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没有一丝一毫“存在主义”的旁观与冷漠，而自始至终散发着生命的“体温”与飞扬。正是以此为底色，诗人不仅以回归群体（“族人”）的方式探索“既定的方向”，而且更进一步，以一种毋庸置疑的勇气让自己从群体之中摆脱出来（“注定要离开这条船”），义无反顾地去彼岸的世界“寻找黄金和干粮”。我认为，正是在这“一进一出”之间，生命“嘶声长鸣”，在痛苦而又壮美的锻造之中，延续、成长。最后一节是诗意的升华，是最自然和谐之光，迸溅出某种不朽的“光芒”。



秋

李斌



大地上  
上演着一场又一场  
形影不离

无花果

把花蕊埋在果子里  
正如  
把欣喜深藏于心底

外壳的平淡  
和朴素  
掩不住奔涌的甜

生命的伏笔  
在味蕾中悄然绽放

无须多言无须感叹

只一颗  
就是秋的味道  
和思念的味道